



一个甜香瓜

【明慧网】二零零一年四月到五月期间，我当时被转监、非法关押在辽源市百泉镇劳教所，外出工到辽宁昌图挖军用钢线地沟。劳教所为了转化我，利用刑事犯毒打、虐待我。由于身体出现几十个脓包而导致的高烧不退，再加上剧烈的疼痛，又不给水喝，生命时刻处在危险之中。瘦得皮包骨头的我，每天还被强制赶下沟挖土。

到了五月二十几号（记不清了），我们到了辽宁昌图与四平交界处毛家店，在公路边休息等下管道，当时劳教所规定坐着脸不能朝向路面，要朝地面看。我当时处在半昏迷状态，朦胧之中有个人拍着我的肩膀说：“给你一个香瓜。”

我抬头看到一个很高级的轿车，车窗开着，那个人长得很高大，也很祥和，一套蓝色的西装

扎着领带。我对这突如其来的事不知如何是好，那人又慢慢的告诉我：“给你一个香瓜吃，很甜的。”

坐在我两边的刑事犯，还有警察都告诉我，你的什么亲人给你瓜，你接着吧。我接过瓜，那辆轿车关上了车窗，慢慢的开走了。我还没来得及谢谢人家呢。

这个香瓜足有一斤半重，特别香甜，沁人心脾的甜，每个细胞都觉得甜。吃完这个瓜就觉得心清气爽，高烧也退了，特别是第二天睡醒觉，一

身的脓包都消失不见了。

等回到劳教所后，与同修提起此事，同修惊奇的说，那是师父送给你的！师父看到了你生命有危险，表面上是送给你一个香瓜，那个瓜可是个宝，是仙丹哪。

从那天起，我的身体越来越好，一个月后基本恢复正常。当时劳教所的伙食是猪狗都不吃的臭、酸玉米发糕，菜是腌了好几年的臭疙瘩叶子做的汤，而我当时脸颊确实白里透红，非常新鲜，身体的巨大变化，引起了



劳教所所长、大队长、警察的注意，他们不时的找我，问我一些法轮功的问题，并称赞大法的神奇与超常。

虽然这事情已过去十多年了，但是在我生命处在极其危险的时候，在身处他乡被迫害失去人身自由的严管下，在几十个人都背道而坐的情况下下一个素不相识的有一定身份的人拍着我的肩，送给我香瓜，使我在巨难中生命有了转机，这样神奇的事，刻骨铭心。（文／吉林大法弟子）



波兰国际经济论坛 政要签名反迫害

【明慧网】克雷尼察兹德鲁伊（Krynicy-Zdrój）是波兰-斯洛伐克边境上一个著名旅游小镇和疗养胜地，那里的环境依山傍水，不仅出产口味独特的天然矿泉水，而且到处洋溢着温馨好客的质朴民风。

二零一四年九月二日至四日第二十四届欧洲最大的中、东欧经济论坛会议在此开幕，来自欧洲、亚洲、美洲等六十个国家的领袖政要、议员、国际公司总裁、专家学者约两千五百人出席该论坛会议，另外出席会议的还有五百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

波兰法轮功学员在开幕的当天



前捷克共和国外交部长 karel schwarzenberg 签名反对中共活摘器官罪行

也来到克雷尼察兹德鲁伊，其中一名法轮功学员在会场里讲真相、发《九评》，而其余学员都在会议代

表们出入的主要街道上摆放展板，向当地市民、过往游客和各国参会代表讲真相，广发法轮功真相传单，征签反对中共强摘修炼人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为此准备了波、英双语征签表，中、波、英三语展板并准备了十多个语种的法轮功真相传单。

在接受法轮功真相传单的政要中，有波兰人熟知的前波兰总统 Aleksander Kwasniewski，前波兰总理 Kamimierz Marcinkiewicz，前波兰副总理 Leszek Balcerowicz 等，也有很多波兰现任的政府成员和世界各国政要，特别是在第二天和第三天，参会的代表们经过上网了解到更多法轮功真相后，在会议结束前特意来参加征签。

在残酷迫害中坚持信仰

【明慧网】那是在二零零五年三月五日，下午两点左右，我正在长春科技商店购买耗材，突然，一群恶警从我身后扑了过来，有掐脖子怕喊出声的、有搂脑袋捂眼睛怕看见是什么人干的，有拧胳膊的，有扳腿往倒了按的，就这样四、五个恶徒将我这个五十八岁的人掀翻在地……并抢走了价值二万多元钱的商品。

恶警们将我劫持到长春市公安局三楼，转天他们又将我劫持到德惠市宾馆（德惠六一零在那里）进行更无人性的摧残：灌水、套方便兜窒息、踩手铐、拽锁骨、拳打脚踢、把浑身棉衣服用水都浇透了冷冻。他们妄图逼我说出其它资料点，长达八天七宿不让睡觉，一困就踢、就打，惊得心急速的跳。

那漫长的八天里，在德惠市六一零头目李玉柯授意下，由德惠公安局国保大队恶警队长张庆春（已遭恶报）、恶警王铁军和长春市公安局恶警王某、金某等一帮不法之徒将我铐在靠背椅上，拽着头发把头按在靠背上，仰面朝天，再用脏抹布卷上方便袋勒住鼻子，使我呼吸时必须张嘴，恶警们就拎着大的铝水壶（每壶可装九斤半水）和两个矿泉水瓶子一起往嘴里倒，一边倒着一边噢噢叫着，连续几天灌了好几次。他们看我不时的闭嘴反抗、拼死地反抗，恶警王铁军就用两双方便筷子绑在一起横在我的嘴上，再用绳绕过后脑勺绑住筷子的两端，他叫作戴“嚼子”，使我无法闭嘴，只有双脚能挣扎着乱蹬，他再把我脚脖子绑在椅子的两侧的横撑上，使我一动不能动，这时恶徒们更是大声嚎叫着灌，一点不容我缓气，憋得眼珠子都往外冒，一缓气就把倒进嘴里的水吸进气管里、肺子里，把我呛得从嘴里一阵阵的喷出雾状的血。肚子灌得鼓鼓的，装不下了，他们还灌，就感觉小便和肛门在往外淌水（过后才看见是血水），地上淌了好大一片都是血水。可他们还是

灌，肺子都呛碎了，每次灌两壶多。心都要跳出来了！每个汗毛孔都在往外淌水，浑身衣服全湿透了。

当时那种求生的本能使我拼命地挣扎，拼命的挣扎，最后，无力的挣扎，还是挣扎着……那些恶警狰狞的面孔和那残酷的酷刑场面……完全暴露了中共邪党的本性！

到夜深人静时，恶徒们开始对我下黑手，灌完水就套方便兜窒息：套一个袋被我咬开，就套俩、套仨，那个叫王铁军的恶警还在我身边查数，一直查到我身体摊软了不能挣扎时才松开（他们以为我死了），一松开我拼命的吸气，只吸了一口他们立刻又套上，一遍接一遍……一遍接一遍……直到我奄奄一息才罢手；套完袋就踩手铐：把我的双手反铐上，腋窝卡在椅子的靠背上，恶警队长张庆春一只脚踩着铐子链，双手搭在我双肩上，另一只脚抬起来，他整个肥胖的身体重量全压在我的手腕子上，使劲的往下一坠一坠的，坠一下问一句：“嘿嘿！得劲不？”坠一下问一句：“嘿嘿！得劲不？”他“嘿嘿乐着”坠，就象玩似的——玩的很开心，他那“乐”声中夹杂着阴险、毒辣……不停的坠不停的问，铐子很快嵌进肉里，血顺着双手指头流到地上一片。

当时我愤恨的说：“我老伴都被你们打死了！你还想打死我吗？”他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忍着剧痛，想睁开眼睛看着他，可睁不开，一睁眼血流的眼珠子都疼，就象有块红色玻璃贴在眼珠子上，但又很刺眼，就紧闭着淌着血的双眼，善意的把脸冲着他在的方向给他讲真相，告诉他：“我老伴也是因炼法轮功、按真善忍做好人而被绑架的，警察让她出卖其他炼法轮功的，她不出卖，警察就说她不配合而把她活活打死的，尸体多处呈现青紫色的，后背还有三道皮鞭抽过的印……”我给他讲了很多，最后我问他：“你说说，是法轮功的真、善、忍好呢！还是共产党的假、恶、斗

好？”他心软了，或许良知被唤醒了，他拿着毛巾一次次的给我擦眼睛冒出的血，他不打我了。

但从那时起，我就非常痛恨警察，交流时谁一提起警察迫害，或者是在明慧网上看到哪个同修被迫害的那么惨，就恨的直咬牙。通过不断的学法、多学法，才逐渐的提高了认识，才真正的体会到了师尊对众生的洪大胸怀：“神是慈悲的，有着最大的宽容，是真的为生命负责，而不注重人的一时一行，因为神是从本质上使一个生命觉悟，从本质上启迪一个生命的佛性。”[1]认识到了这些，我就能理智慈悲的对待参与迫害者，去掉了恨心我就更加精进，特别是有同修被邪恶绑架时，我都能主动的去找其同修家人，动员他们或领着他们去向参与迫害的单位或个人去要人、讲清真相，而且及时的把家人与公、检、法或六一零要人时恶人的所言所行发到明慧网上，同时做成真相传单或粘贴，或给参与迫害者的家属单位、孩子学校邮信，及时的揭露、曝光恶人恶行，有效的抑制了邪恶的嚣张气焰。

修炼就应该不断的向内找，可看看自己还有很多心没去，争斗心、欢喜心、妒忌心、显示心还随时的往出冒。我意识到了，在讲清真相的同时一定要修好自己，必须在法中归正自己，才能彻底去掉内心的执着，才不愧是师尊的大法弟子！

注：[1]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四》（二零零四年芝加哥法会讲法）（文／吉林大法弟子 洪祥）

